

星期天夜光杯

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

速写同龄昆曲艺术家蔡正仁、岳美缇、张洵澎

◆ 毛时安

三分春色描来易，一段伤心画出难

1954 年 3 月 1 日，华东戏曲研究院，第一届昆曲训练班在华山路 1448 号正式开学，学员 60 名，这就是中国昆曲史、戏曲史上名声显赫的“昆大班”。颠沛流离于江湖的十几位绝技在身的“传”字辈昆曲名伶，如百川归海，聚汇于此，成了他们的开蒙老师。开学第一课就是“传”字辈老师演出的《白蛇传·断桥》。风雨一甲子过后，他们依然清晰地记得，看戏当晚，回到寝室，大家唧唧呀呀模仿老师做怪相的情景，前仰后合地欢笑，直到 12 时熄灯时分……

蔡正仁和许仙有缘。在昆大班初始，他先后演过《长生殿》丑行高力士、《麒麟阁》老生秦琼，还一度转行武生，后来居然在一群小生“许仙”中脱颖而出。他外形瘦长玉树临风，气质敦厚，得沈传芷老师悉心传授《断桥》。他自己也没想到，一下子成了众多女同学“白娘子”们心目中最抢手的“许仙”。《断桥》是一出爱恨交加的感情戏。这个来自江南震泽小镇的少年郎许仙，看着同样不谙世事的白娘子小美女华文漪，手足无措，心都在“发抖”。老师们软硬兼施，用火柴棍撑着他们的眼帘，用手固定他们的头，让从未谈过恋爱的许仙白娘子强行成了一对舞台上的“冤家夫妻”。岂料 1957 年 5 月，汤显祖诞辰 340 周年，他们第一次公开演出《断桥》，舞台上，白娘子千回百转，许仙闷声不响，哑嗓了，当时的狼狈可想而知。《断桥》成了蔡正仁的“滑铁卢”。1961 年上海青年京剧剧团赴香港演出，8 月 14 日《白蛇传》蔡氏许仙惊艳亮相。殊不知演出前他又一次哑嗓，好在有惊无险，最终坚持了下来。他认为《惊变》中许仙看到白娘子醉酒现出蛇形当场慢慢倒下摔僵尸，纯粹是玩技巧，就琢磨新创了一套撩帐子、发现蛇、扔酒杯、门外跑、吓死、倒地，同样高难度的“入被窝”，在 1400 座的香港大会堂音乐厅赢得“满堂彩”！连演 12 场，一票难求。俞校长更是不吝溢美之词，高度肯定了他《上山》一段“雁过声”演唱和《逃禅》一折的表演。

岳美缇在昆大班一开始跟朱传茗先生学五旦兼青衣。朱先生当年是“仙霓社”红极一时的头牌旦角。1956 年校长俞振飞和言慧珠去同济大学演出《断桥》，朱老师让她配演怒气冲冲火冒三丈的小青。她非常出色地演出了小青身上的那股“狠劲”。演出结束，俞、言两位艺术大师对她褒扬有加，“这孩子在台上不慌不忙。”过了一天，朱老师又过来开心地告诉她，深谙昆曲之道的园林学家陈从周教授写信给俞校长，说你的小青演得“恰到好处”。由此，岳美缇记住了唱戏、艺术要“恰到好处”。她还为言慧珠配演过全本《牡丹亭》的小丫鬟春香，活泼俏皮，满台生风。毕业大戏京昆合演《白蛇传》，杨春霞、李炳淑、蔡正仁、计镇华、王芝泉、刘异龙、齐淑芳……那时，岳美缇已改行女小生。《游湖》《惊变》两出戏中，华文漪扮白娘子，梁谷音扮小青，她扮许仙。岳美缇是昆大班文化课成绩最好、同学们公认的“女才子”。她按自己的想象，在舞台上塑造、展现了一个“纯厚而不傻气，淳朴且深情”的许仙。为了“惊变”中许仙见到白娘子酒后显形，她几次“硬僵尸”倒地，挫伤肩膀，咬牙坚持排练、演出。没想到，临去香港公演前夕，领导和颜悦色地找她谈话，“这次香港演出，你就不去了。”这个舞台上儒雅沉静的女小生，就这样把这个“包袱”背了半辈子，直到父亲彻底平反。我常想，多年后她将新编历史剧《司马相如》中人生跌宕起伏的西汉书生演得大放异彩，必定有着她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某些苍凉的感悟。

当年，戏校副校长是俞振飞的太太言慧珠。张洵澎出身名门，身材高挑，孤傲冷艳，长相、气质酷似言慧珠，也深得言慧珠的宠爱。她的拿手戏《牡丹亭》杜丽娘、《墙头马上》李倩君、《贩马记》李桂枝，都是言慧珠一字一句、一招一式亲自传授。但她演的《白蛇传·断桥》却是一出越剧而不是昆剧！“文革”后期，曾被“打倒”的上海越剧院院长袁雪芬，历经磨难，再度出山。袁雪芬一直把昆曲视为越剧艺术的“奶娘”，她希望复出后自己一脚雨水，一脚烂泥，满世界找来的学馆学生们，摆脱“样板戏”的套路。她第一时间找到张洵澎来教戏。不忘旧情，张洵澎又引荐了同样落难的岳美缇。袁雪芬出于对《白蛇传》的浓烈兴趣，对自己早年演出《白蛇传》的不满，还有对梅兰芳和俞振飞合演的昆曲《白蛇传·断桥》表演的神往，提出由张洵澎和言兴朋再排一出原汁原味，融合了袁（雪芬）派白娘子、徐（玉兰）派许仙、吕（瑞英）派小青，昆味浓浓的越剧《断桥》。张、言的唱腔都由袁、徐两位艺术家一字一句亲授。这出越剧《断桥》在九江路当时有 2062 座的人民大舞台轰动一时，成为经典绝唱。全副画龙点睛之笔就是，白娘子小青断桥遭遇许仙，白娘子一声“冤家呀”，食指指尖轻轻点到左边跪着的许仙的额角中间，许仙就势后仰倒地的瞬间，白娘子心疼、水袖一卷，即刻扶住许仙……以形写神，极其精准、细腻地表达了白娘子对许仙的爱恨交织的内心。而这一指一扶，自梅先生表演后，是由“传”字辈朱传茗先生教给昆大班的孩子们，教给梅葆玖。中国文化就在这不断的创新和传承中获得了生生不息的生命伟力。

古人说，人人握灵蛇之珠，家家抱荆山之玉。转眼草蛇灰线，趁着蛇儿冬眠的前夕，抓住蛇尾巴，再说一点和蛇年有关的人和事。

上海昆剧团藏龙卧虎，养着三条胸怀龙珠的“灵蛇”：蔡正仁、岳美缇和张洵澎，他们都是我极为敬重的昆剧表演艺术家。三人都属蛇，无巧不成书，他们都与《白蛇传》有过藕断丝连、终生难忘的记忆。

2“则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。”八十四岁的蔡正仁、岳美缇、张洵澎和昆大班所有已经成为中国戏曲国宝的艺术家，都记得开学第一天演出的除了《白蛇传·断桥》，更有第一出《牡丹亭·游园》，一个小姐、一个丫头，拿着扇子，曲曲折折穿过残春的花园小径。就是这出岳美缇当时“什么也没看懂”的戏，缠绕了他们漫长的一生。

那是怎样的青春年华！一群如花似玉，玉树临风的靑男倩女。党和政府为了抢救文化遗产，为了昆大班 60 个孩子的未来，真是殚精竭虑、关怀备至。每次去剧院观摩，这群坐在十三辆三轮车上，浩浩荡荡经过夕阳西下、灯火阑珊的淮海路，引得路人无数艳羡目光的仿佛是捏出来的“粉人儿”，何曾想到过，后来他们为《牡丹亭》和昆曲付出的一生，会经历多少欢欣和坎坷！

张洵澎初次接触《牡丹亭》正是和杜丽娘一般，身在十六岁花季。她一个劲追问沈传芷老师什么是“怀春”。沈老师说就是想念春天。她不满意，就在自己优渥严厉，娇生惯养又略带寂寞压抑的少女生活中，寻找杜丽娘的心迹。一句“好天气也”的念白里透露出自己春末夏初推开紧闭窗户，“湿润的春意扑面而来的激动”。她的《牡丹亭》转益多师，得到言慧珠、沈传芷的悉心传教。她的《寻梦》和岳美缇的《拾画叫画》一样，是昆剧舞台上美到极致的化身。一上场，就迷得行家萧丁感到“一阵春风吹拂过柳枝，飘然而过”。蒋星煜评价她“把爱欲升华到了诗情画意的最美境界，让观众如饮清纯甘美的泉水”。一次怀仁堂演出，梅兰芳亲自为她示范杜丽娘的“梅派的眼神”。古有程门立雪，三顾茅庐，今有张洵澎“三立姚门”推陈出新的佳话。为了演好这出《寻梦》，她三次专程南下杭州，寻访“传”字辈名家姚传茗。一次学规矩，二次聊想法，三次汇报自己的修改。她唱的“兀生生燕语明如剪，听听莺声溜得圆”，华丽地展现了“澎”派水磨腔的迷人魅力。同时，她用刀美兰的舞姿、篮球的步伐、武术的力度，既有葛地里的“怀人幽怨”，更有没乱里的“春情难遣”，释放了杜丽娘内心被礼教压抑却仍奔放的青春气息。如行云流水，光艳照人，让一出“冷戏”有了热度。生活中，杜丽娘也给了她无穷的爱的力量。1977 年，在闻讯丈夫优秀篮球运动员蔡国强被“保护”在河北时，她千里辗转北京河北，打扮成北方农妇，坐火车、跳火车，到小县城……前后三月，上演一出当代杜丽娘“北上救夫”的传奇。几十年中，她和顾兆琳、蔡正仁、岳美缇的柳梦梅“苍苔滑擦，倚逗着断垣低垛”，几度穿行在牡丹亭的逶迤曲径。1997 年，将近花甲，她和蔡正仁联袂拍摄了四集昆曲电视剧《牡丹亭》。

一次排练《游园惊梦》，张洵澎扮杜丽娘、梁谷音扮春香，缺个柳梦梅，朱传茗老师临时让岳美缇反串。演出结束，《惊梦》中儒雅倜傥的柳梦梅，得到了梅兰芳、周扬、夏衍、齐燕铭和首都文艺界名人的高度好评。朱传茗老师让岳美缇改行，她想不通，舍不得放弃已经学了四年的旦行，写长信向俞校长诉苦。不期俞校长从北京写来长信又是举例又是说理，反反复复苦口婆心地劝慰她，最后态度坚决地告诉她“我会对你负责到底的！”还在句子下面画了好几个圆圈。命运的棋局就是那样扑朔迷离，岳美缇孤身只影踏上了昆曲“孤独的女小生”的漫漫长路。最令人难忘的是，她和华文漪搭档《牡丹亭》，被俞校长称之为“舞台上最佳伴侣”。举手投足之间，眉目传情。就像柳梦梅和杜丽娘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她都牵挂着她心中的“杜丽娘”华君。阳光下，她和她台上台下水乳交融，搭档默契；风雨中，华君迷失方向，她痛心，她安慰；华君远走他乡，她为之肝肠寸断，一颗心随着她奔走天涯。看到华君按她们当年演出的《牡丹亭》版本，在宝岛台湾场场爆满，她高兴自己梦中的杜丽娘又回来了……她的《拾画叫画》是我此生看过的最难以忘怀的一出独角戏。每次演出，她都恍惚看到华君饰演的杜丽娘袅袅婷婷从画中来……生活中言语不多的岳美缇，为人深情忠厚，完全不输柳梦梅。她，演绝了一众书生一往情深的痴趣和木讷憨厚的傻趣：《跪池》陈季常的惧妻、《琴挑》潘必正的纯真，甚至小人物《受吐》秦钟面对花魁女的忠厚，一个个鲜活得让你动容、信服、开怀。

3蔡正仁是俞振飞先生最为得意的弟子。俞老曾亲自撰文，抑扬顿挫地用韵白评价弟子：“蔡正仁一生昆曲，半辈师徒，情深意切，亲若螟蛉，实为俞门长徒，振兴昆曲之重任，自在你肩上也！”俞老师教他的第一出戏就是《拾画叫画》。在昆大班他学了五六十出传统折子戏，都是学会以后，再由俞老师一出出点拨打磨。临川四梦，昆曲就是中国戏曲最美丽的“梦”！何曾想到，就在他们繁花似锦的高光时刻，昆曲却遭遇了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赋与断井颓垣”、艺术生涯中断的十年噩梦般的煎熬，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门庭冷落的孤独苦闷。

我也曾和他们一起目睹过台下观众的寥落，感受过蔡正仁们在台上的失落和寂寞，体会过 1998 年六本《牡丹亭》夭折的创伤。然而，他们依然“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，生生死死随人愿，便酸酸楚楚无人怨”地追随着昆曲，心心念念地追随着俞振飞和传字辈。为了突围，他们上演过《上灵山》，遭到一片责难。我在座谈会上为他们呐喊申诉，有谁能理解戏曲人内心的挣扎？为了走出六本《牡丹亭》的围城，蔡正仁带着上海昆剧团创排了由福建才子王仁杰缩编的三本《牡丹亭》。我受命去杭州请导演郭小男上马。张军、沈昶丽的头本，岳美缇、李雪梅的二本，蔡正仁、张静娴的三本，蔡正仁的戏不算多，但他演出了此时柳梦梅书生的憨和酸，非常出彩。千禧年之夜，作为香港新建葵青剧院的揭幕大戏，三本《牡丹亭》轰动一时。演出当晚，我和全团演员们兴高采烈地登上太平山峰顶，一边吃着哈根达斯冰淇淋，一边俯瞰维多利亚港湾的万家灯火……

2007 年，已经 70 岁的蔡正仁创排四本《长生殿》，一曲十几分钟夜雨闻铃的独唱，深沉的怀念，委婉激越的倾诉，如峰峦迭起，余音绕梁，让全场凝神屏息地迷醉在唐明皇的感情世界而无法自拔，一睹昆曲大官生的巅峰光彩。在昆曲和中国戏曲最艰难的时刻，蔡正仁临危受命出任上海昆剧团团长。十八年的奉献，诚如刘厚生先生所言，“他有热爱昆剧的赤子之心，又有冷静处理工作的公仆之能，是大演员，是好团长”。作为中国昆曲界的代表人物，他参政议政，呼吁昆曲的传承、保护和发展，为中国昆曲开创了有阳光雨露的生态。

蔡正仁的堂皇大气，岳美缇的纯与痴，张洵澎的媚与美……晚近的他们和昆大班的艺术家们，心里始终牵挂着俞先生和“传”字辈老师的恩德，传承昆曲的血脉，悉心带教学生。他们以自己毕生的心血和艺术，让昆曲风靡了当代年轻人的心。如今，这批国宝级的昆曲表演艺术家的身后，齐刷刷地站起了张军、沈昶丽、谷好好、黎安、吴双、胡刚、余彬、陈莉、罗晨雪、胡维露、赵津羽……一大批中青年艺术家，还有雏鹰展翅的昆五班，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演员……

柳暗花明，桃李芬芳。六百年昆曲后继有人，正年轻！谨以此文作为蛇年的谢幕词，献给蔡正仁、岳美缇、张洵澎以及所有的昆曲人、戏曲人和读者，祝马年吉祥！



扫码看视频